

# 記瑣譯殘壺桐

煒 恒 金

整理先父金溟若先生舊稿，翻出父親「戲譯」的「源氏物語」第一帖「桐壺」的前面部分，再次捧讀，感慨不已。

記得非常清楚，在一個清風皎月的晚上，一家人圍坐在客廳談文說藝，父親又神采奕奕的說，要把源氏物語給翻譯出來——其實這樣的話，我們也不知道聽了多少次了，父親也老是在我們兄妹艷羨之中，把這本小說的精采部分解說一番，而且對其中的情節，意境以及遣詞用字加以分析批評，在這樣的時候，媽媽總要父親把其他工作放下，專心翻譯這本名著。可是生活的擔子就像一隻吞蝕生命的惡魔，永遠棲息在父親肩上，使他不能靜心從事他真正想做的工作——那天晚上談天之後，父親突然心血來潮，試譯了源氏物語第一帖的前面部分，第二天父親告訴我們說，他還沒有決定到底該用什麼文體，筆法去譯這樣一部大書。父親翻譯的功力，乃在於他能把握住原作者的特殊風格而將之纖毫無遺的呈露出來。每一個作家都有他殊異的筆法與意境，翻譯儘管有人視之為「再創作」，可是如果從其譯筆中品味不出原作的風貌——質言之，不同作者的作品，如果經過翻譯之後，竟然像一個模（譯筆）鑄出，而不能加以分辨。要是一本譯作失去了原作者的生命力、性格及神髓，就是信、雅、達三者兼顧，也算不得臻於至境（以較高的水準來揆度，譯事三難的信雅達，只能算是翻譯者的義務，而不是特別應加讚美的）。父親所翻譯川端康成的作品，如「雪國」「美麗與悲哀」，廚川白村的作品，如「出了象牙之塔」，以及芥川龍之介的作品，如「羅生門、河童」，總能在筆藻中把原作的不同風味，情感、精神，面貌傾寫出來，甚至他們灼灼的生命力也跳躍在文字之間。

基於這個原因，隔了八百年的時空，父親要把紫式部的這本鉅作用另一國文字翻譯出來，就頗有躊躇之處。他所譯的「桐壺」前面部分，只是試譯的方式之一（所以我稱之為「戲譯」）。記得他曾告訴我說，翻譯源氏物語還沒有決定用什麼文體——典雅的四六駢文？桐城派古文？楚辭騷體？文白夾纏？或是純粹的白話？但父親戲譯的這一部分，顯然不是純粹的白話。我想，這樣一部典雅的「古書」，用純白話可能不是最貼切的方式。

下面我就把桐壺殘譯附在後面。父親對該書頗有許多精闢的見解，可惜現在都如春花墜泥，再也無跡可尋了。在這區區字數的翻譯中，父親提出了一個「源氏物語」汗牛充棟的註疏諸家，從來沒有注意到的問題。在父親「殘譯」的注釋中指出：桐壺之「壺」疑為「壺」之誤，蓋「原注謂壺為小庭院，植桐於壺，故號桐壺。按：壺無庭義，疑為壺之誤。壺為閨之別字，宮中道也。」（詳見「殘譯」註）。相信父親翻譯「源氏物語」成功的話，對此書的研討必大有裨益，可惜夙願未酬，而子孫不肖，不能克紹父志？良可慚愧！

中外文學林文月女士已經翻出了源氏物語，「桐壺」譯文見於該誌第一卷第十一期（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出版），讀者諸君可以參看。

六十三年九月十日

## 桐 壺

金 溟 若

\*女御、更衣皆宮中女官。女御位次中房，是某一個皇朝，宮廷內許多許多女御、更衣\*之中，有一位家世並不怎樣高貴但寵擅專宮，更衣次於女御，女御們，為之既驚且妬。與她地位相當或等而下之的女官們，自是更為憂憤不平。她在宮中，既是朝朝暮暮承恩見寵，動輒成為衆怨之的；積恨漸深，攪得她心神不寧，抑鬱

\*大納言：官名。掌詔章，相當於我國黃門侍郎。

\*宮掖在桐壺原文作「御局乃桐壺」。

局爲女官所居，即宮掖也。原注謂壺爲小庭院，植桐於壺故號桐壺。按壺

無庭義，疑爲壺字之誤。壺爲閭之別字，宮中道也，

爾雅「宮中衢謂之壺」。然遍找源氏各家注釋對此皆未置疑，亦無說明，

讀音亦作壺（ツボ [su-to]）。日本平安朝以前無「大和文化」，係漢文時

多病，便不時辭宮去殿，歸寧故里以求安靜了。於是皇上既愛又憐，而且會少離多，倍增眷懷，也就顧不得蜚短流長，熱愛更甚，致使公卿大臣也爲之側目，背地裏互相詬語：「這樣的溺愛！要知中土歷史上以色列其國者比比皆是。」而且萬民憂懼，深恐演變而成中土玉環馬嵬之變。在此重重的隱憂之下，她雖處身荆棘一般的宮中而不顧一己的安危，只是仰體皇上一人的愛心罷了。她的父親大納言\*業已棄養。母氏夫人系出名門，是一個堅強的女性，宮中的任何典禮儀式，她也不讓自己的女兒輸給那些聲勢煥赫的女官的。只緣慈父見背沒了靠山，宮中有了什麼行事，她終顯得膽怯而心無所寄。

她與皇上也許是前世種下的夙緣，生下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如玉皇子。皇上對於寵姬所孕的皇子寄以很大的期望，懷孕時便常問誕期；及至皇子出世，急不及待的召進一看，端的麗都，是人間罕有其匹的美貌。大皇子之母女御，是右大臣的女兒，娘家外戚都位居要津。人們對於這位大皇子，認爲來日必立爲儲君而一致敬重，但比起新皇子的容貌，就望塵莫及了。皇上雖也鍾愛大皇子，但只是基於父子之愛，那裏比得上加對新皇子這樣愛如拱璧呢！更衣入侍之初，既是大納言的愛女，自非普通宮女之比，是不必侍候在皇上左右的。她能自愛，別人也很敬重她。只是皇上愛之寵之，時刻不讓離開左右，宮中如有筵宴娛樂，她必首先奉詔參加。有時王陸侍寢，春宵苦短不能早朝，第二天仍不讓她回去，難免被人譏爲輕薄。但皇子誕生以來，她的威信漸重，皇上也知自抑，不再像以前那麼輕褻了。大皇子的生母因此甚爲疑忌，深怕新皇子終有奪嫡而取代東宮的一天。她入宮在前，素爲皇上所重，且生有幾個皇子，所以皇上雖是熱愛更衣，對於這女御的閒言冷語却也奈何不得，頗爲煩惱。更衣雖承皇上的熱愛，但在這衆目睽睽找尋她的瑕隙，意在構陷的楚歌聲中，又是多病之身，所以皇上的愛情，反而成爲了她的重

代，或因唐字初傳

日本時，壺、壺形似遂致混淆不清只得存疑。又原注云，桐壺即淑舍，在宮禁東北隅，拒燕寢之清涼殿甚遠。

\*原注：清涼殿與桐壺之間有弘微殿、麗景殿、宣耀殿等等。

\*馬道：廻廊也。

\*後涼殿：（注）清涼殿的西殿。

\*着袴禮與「着裳禮」相對，男女到達一定年齡的典禮之一；男爲着袴，女爲着裳。即成童之禮也。

負。

更衣的宮掖在桐壺\*，遠處宮禁東北角，離開帝王的燕寢有着相當的一段路，往返必得經過其他許多女御或更衣們的宮前\*。她的召幸頻仍，爲那些女官們所妬，是勢所必然的。往返頻繁的時候，那些女官常在複道或曲廊的跳板上弄些手脚，用以污損迎送的女婢們的衣裾。約好了等有時在唯一通路的馬道上，待更衣經過時把馬道兩邊的門戶霎時關閉，使她進退不得。這類惡作劇是屢見不鮮的。皇上見她遇事受着重重的困厄，憐惜之餘，便囑原來住在後涼殿\*的更衣遷居外殿，而將那裏賜給桐壺的更衣作爲別殿。這個被遷的更衣對她的銜恨，當然是無以復加的了。

皇子三歲的那一年，循例舉行「着袴」典禮\*，這時的排場不亞於大皇子那一次的儀式，把內藏寮\*和納殿\*的東西統統用上了；是非常隆重的。外間雖有流言蜚語，都因初長成的皇子出類拔萃的才貌，把人們的妬意給壓下去了。那些有識見的人，見了皇子的才貌出衆，莫不驚詫而視爲天人。

這年夏，御息所\*（桐壺的更衣）偶感不適，曾請求皇上放她出宮療養，但未邀允准。她本是多病之身，皇上也就不以爲意，只是宣示：

「先在宮中靜養一個時期罷。」

想不到病勢漸增，不到五六天便衰弱不堪了。母氏夫人入內哭奏，請求准她出宮就醫。雖在這樣場合，那些妬嫉她的人還是不會放鬆的，爲慮萬一，只有把皇子留在宮中，由她一人悄然出宮。到這地步，皇上也不便強留，只得由她了。自己且以天皇之尊，不能親送，尤感惻然不樂。

那麼光艷照人的一個人，病得瘦骨支離，加上離情別緒，雖有着千言萬語，却無一語足

\*內藏寮：宮內保管帝王御用物品的衛署。

\*納殿：在宜陽殿，收藏歷代御用物品之所。

\*御息所：對已有皇子女的女御，更衣之尊稱。

以傾訴心曲，已不知此身是否仍在人間了。皇上觀此，好像是往日的歡樂與來日的時光盡化幻滅似地悲不自勝，他雖是流着淚，傾吐出山盟海誓互約來生的話，桐壺的更衣已無法回答了。她的目光無神，平時孱弱的病軀，顯得更是柔荑無力，更使皇上徬徨無措了。下了備輦送更衣出宮的旨意之後，他仍回病室，不讓她就此離開。他感然說：

「生死與共的信誓，言猶在耳。你喲，你該不會捨我而去吧？」

她是深知帝王之心的——

「死的悲哀，生的留戀。」

早知如此，悔不當初。」

說到這裏，她已有氣無力，雖有千言萬語，也說不出來了。

## 大江版年度小說

58年短篇小說選 (30元)

59年短篇小說選 (25元)

61年短篇小說選 (25元)

57・60年短篇小說選已售完，現改由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。一律八折，三冊合購55元，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